



我的特殊“疗愈师”

张升航

这些年,身体开始频频亮起红灯。那些从前不以为然的指标,如今一个个找上门来,像讨债的,咄着牙瞪着眼。医院跑得勤了,药盒堆得高了,心里某个地方却越来越空,仿佛有什么东西正在被悄悄抽走,留下的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钝痛。

直到有一天,我站在鱼缸前,看着几尾鲫鱼在水草间穿梭;又在一个午后,透过相机取景框,看见一束光恰好落在一朵映山红上,我才恍然明白:原来治愈我的,从来不是那些昂贵的药片,而是那些我以为自己在照顾的小生命、在追逐的光影……

我们所争的,不过是一粒“鱼食”

那天晚上吃完饭,我把鱼缸清理了一遍。洗过滤、擦缸壁,等一切收拾妥当,我搬了个小板凳,坐在鱼缸前,静静地看着里面的鱼儿——穿梭、嬉戏、追逐,仿佛这小小的玻璃世界便是整个天地。

三年前,我一时心血来潮,开始养鱼。最初买的是五彩斑斓的孔雀鱼,个头虽小,倒也活泼灵动;后来又养过米奇鱼和玛丽鱼,可都活不过几个月。有次父亲钓鱼回来,随手往鱼缸里丢了几条不起眼的鲫鱼。我当时也没当回事,心想这种野鱼怕是撑不过几天。可让我惊奇的是,这些看似平凡的野生鲫鱼,竟有着惊人的适应力——不挑食、不怕生,自在地在缸里游来游去。

这一养,就养到现在。

随着年岁的增长,我发现自己每次看着它们,都会有不一样的感悟。

比如眼前这一刻,这些鲫鱼虽然很适应鱼缸的环境,彼此之间也算和睦,可每当我把鱼食撒下去的那一刻,整个鱼缸瞬间就变了样——平静被打破,到处是你追我赶、争抢翻滚。它们所争的,不过是一粒微不足道的鱼食。可这粒鱼食,又何尝不像咱们人世间的这份“利”呢?

名利、地位、情感、认可……我们每天穿梭于熙熙攘攘的人海,忙忙碌碌,为生计奔波,为得失焦虑。我们以为自己在追求什么了不起的东西,可跳出圈子一看,其实和这些鱼儿争抢一粒鱼食,又有多大区别?所争之物不同,争的姿态却惊人地相似。

鱼为食而争,是本能;人为利而争,也是常情。

在这个物欲横流、诱惑力极大的当下,看清了这一点,反倒让人松了一口气。不是为了逃离,而是为了不再盲目。我们依然可以在人间奔走、争取、努力,只是心里多了一份明白:不必为了一粒“鱼食”而耗尽所有的从容,不必在争抢中忘记自己为何出发。

鱼缸里的水渐渐平静下来,鱼儿们吃饱了,又恢复了悠然的样子。

我想,人也该如此——争的时候不狰狞,静的时候不空虚。带着这份清醒,或许才能走得更从容、更自在。

原来,我们每个人都会被照亮

午后,公园,一部相机,一颗被救映的心。

每次从医院复查回来,我都习惯去散散步,让自己重新找回呼吸的节奏。那天也是这样,回到家后,我拿着相机,一头扎进了那座熟悉的小山。起初只是想来这里拍点鸟,可走着走着,当我看见有束光影透过树叶、温柔地打在绿叶上时,那一瞬间,我承认我心动了。

你看,这束光不张扬、不刺眼,却刚刚好让叶子变得透亮,脉络清晰得像在呼吸。看着取景框里被光照亮的树叶,我感觉压在心里那块让我时常喘不过气的石头,正在慢慢地、慢慢地变轻,血液开始像那束光一样,流进那些被忽视的角落。

于是,整个下午,我都在寻找这样的画面。

拍着,找着,也被治愈着。

在一段台阶的拐角处,我看见了一丛映山红,它就在那儿静静地绽放。那是一种几乎要燃烧起来的红,鲜艳得让人挪不开眼,和周围沉静的绿形成了强烈的反差。可,这从花不高,花朵算不上茂盛,可它就这样挺立在风里,枝干笔直,花瓣舒展,像是毫不在意自己身处偏僻的角落。那一刻,它不像一丛花,倒像一部沉默的励志纪录片。

当我举起相机想要拍的时候,那束光

它又来了!穿过叶隙,不偏不倚地落在花朵上,仿佛整个世界都在为它让路。我屏住呼吸,赶紧按下快门,用明暗对比的方式,把这画面留了下来。你看,那道微光刚好打在花朵上,像舞台上的聚光灯,照着一位独自起舞的舞者:四周是暗的,唯独它在发光。看着阳光洒在花上,有那么一瞬间,我仿佛看到了自己。

这株映山红,长在不起眼的角落。可当一束光为它停留,当有人愿意为它驻足、为它按下快门、为它写下文字,它就成了这一生一次的绝版。

其实人不也是这样吗?

我们每个人,都曾是那从角落里的映山红。在那些不被看见的日子里,在那些被生活按在地上反复摩擦的至暗时刻,我们以为自己不过是这茫茫人海中再寻常不过的一株。但总会有那样一束光,或许是某个人的一句话,或许是命运的一次转机,又或许只是某个午后穿过叶隙的一缕阳光,它不偏不倚地找到你,让你忽然发现——原来我也可以被照亮,原来我也值得被看见。

下山后,我把这张照片分享给了一位挚友,并在后面写了一句话:我们无需害怕黑暗。光从来不会遗忘任何一个角落,它只是在等一个最好的时机,穿过所有阻碍,落在一个刚好准备好的生命上。而我们,所有坚强活下去的、普通的我们,就是那个生命。

父亲唯一的宝

乔志兵

父亲有三件宝,一是他的学生,二是他的花卉,三是他的厨艺。

小时候,我总是觉得这怪老头真让人受不了,一心钻研他的这三件事,其他都敷衍应付。我有点恨他,为何把我生出来,让我独自面对生活。他更是不称职的丈夫,下地干活,村里大小事,都让母亲出面,母亲受到的委屈比我还多。有时,真替母亲不值得,嫁给这样的窝囊废老公,做啥啥不行,硬生生把自己逼成了女汉子。父亲窝在家里看书、养花,这般不知好歹,让我在外面受到委屈和伤害。看到别的小朋友有父亲牵着手跳呀跳,笑容和阳光一样甜,我好羡慕。

后来渐渐长大,知道父亲也是个可怜之人,一出生就瘸腿,走路都困难。但是父亲聪明好学、脑子灵光,一旦学会了,都会比其他人强。他是特级教师,每年都是县优秀教师代表,这些荣耀,是金子都换不来的。他桃李满天下,教出来的学生也是学业有成,有种不服输的精神。父亲除了上交家庭开支,购买一些书和花,其他都贴补给困难家庭的孩子。因此,他在每个孩子的心里种下了幸福的种子,让孩子们向阳而生,传播老师的思想和正能量。

父亲退休下来,就有更多的时间打造他的花海王国,我家后院,全是开满鲜花的盆景,你会感受到生活如此美好,人世间是多么值得向往和追求。父亲经常带我种花、施肥、浇水、嫁接,我自然成了父亲唯一的关门弟子。父亲常说:“叶子上垂,马上浇水;叶子上翘,花儿正饱;夏天晚上浇,冬天早晨浇。”父亲又说:“持续阴天不浇水,忽晴忽阴不浇水。乱浇淘米水,花儿死无数。”父亲教我识花,这是紫藤萝、凤凰木,家家都爱种,比较好种是小天使、白玉虎皮兰、金钻绿公主。转到别处,父亲指着这些花说:“难打理是杜鹃、茉莉花、月季等,这些花都要通风,保持恒温。”于是,我就成了他的助手,父亲腿脚本不利索,我有时也会搬花晒太阳,浇水施肥。

父亲是远近闻名的厨子,有多少人踏破家门请他出山,他都不出,只是害苦了我,吃得太好而身子圆滚滚的。父亲又不好带我做锻炼身体,只能喊我经常搬花、劈柴之类。他做的冬瓜排骨汤、红烧糖醋鱼、梅干菜,好吃得让人直流口水。我,成了他第一位美食品鉴官,也是给他打下手的小二。于是,我的刀法了得,一个萝卜也能切多种花样,连最常见的豆腐也能换着法儿来做。

母亲根本不用下厨,她总是忙,忙她的人情世故,家里的财政大权她牢牢把握着。我在外面闯祸了,父亲拿出他的花,给人家赔不是,谁见花而不会喜笑颜开呢?我把隔壁的小子打哭了,他就去隔壁家炫他的厨艺。有次,我偷偷把别人家的狗藏起来,人家找上门,也没说什么,这个人可是父亲曾经的学生。反正,父亲不用钱来解决问题,他是一个百事通,总能摆平一切。母亲心情不好时,总是流泪,可是,当吃上父亲做的菜,气也就烟消云散了。父亲也知道母亲活着不容易,总带她一起赏花,当花香飘来,母亲总能把烦恼遗忘。

但是,我不能惯着父亲这些臭毛病,有时对父亲说:“和你的花、你的菜、你的那些学生过好了,我和娘离开这个家。”父亲总说软话,声情并茂地说:“孩子,爹是个残疾人,我想做却很多事做不了。爹没什么三宝,在爹的眼里,你才是爹唯一的宝。”



●江边晚景

项俊 摄

水调歌头· 乌兰察布美

王军伟

穹碧泻云影,风过草痕轻。百灵声碎何处?黄花沟外马蹄惊。多少京畿豪客,携侣驱车北上,一刹览清宁。高铁劈霞去,千里落鹰城。

火山寂,岱海静,晚星明。毡房夜话,篝火烈烈炙羊腥。举盏邀月同饮,起舞临风而歌,醉倒不须醒。莫道秋来霜早,更有温泉雪岭,四季可营营。

(注:集宁古称,老蛙嘴,诗中寓意“鹰城”。)

一路骑行皆风景

高长见

单位离家大概四五公里,走着去太慢了,骑自行车上班比较合适。

天刚蒙蒙亮,我就骑着一辆半新不旧的自行车迎着晨风一路飞驰,凉爽的风吹在脸上,感觉很舒服。车轮一转,早晨就精神百倍,自在随心了。

一路骑行,一边欣赏。每条街巷、每个转角处都有不同的景色。

远处建筑工地上,机器轰鸣声与金属撞击声交织在一起,城市已经开始了忙碌的一天。快递三轮车驮着成山的包裹,“嗖”地从身边飞过,车把上挂着豆浆杯摇晃不停。环卫工人不急不慢地蹬着三轮车,时不时停顿一下,用长夹子夹起绿化带里出现的塑料袋或者饮料瓶。早餐店冒着热气,一股饭香钻出店外,在微凉的空气中飘散开来。早上的人们来来往往,把包子、油条、豆浆拎在手里挂在车上,一路上都是诱人的香味。

学校门口人声鼎沸。电动车后座上,小书包变成了五颜六色的甲壳虫。年轻的妈妈弯下腰去帮孩子整理被弄皱的红领巾;爸爸单膝着地给女儿系好散开的鞋带;穿校服的男孩突然转过身来,把咬了一口的蛋糕塞到爸爸嘴里;骑自行车的学生从树荫旁经过的时候,车筐里的书本发出哗的声音。

拐过街角的时候,一簇五彩斑斓的花朵就映入眼帘。蔷薇从围栏上、墙头上垂下来,密密麻麻地形成了花瀑的样子。各种颜色的花挤在一起随风摇曳。阳光穿过花瓣明暗交错,光影也摇曳。

穿过花廊之后是一片露水摊。码放整齐青菜上还带着夜露,鲜嫩得能掐出水来。嫩韭菜、紫香椿、壮竹笋,每一种蔬菜都承载着生活中的味道。菜摊前人多车马喧,有卖菜人的吆喝声,有讨价还价的声音,还有微信支付成功的提示音,十分热闹。卖菜的大爷有着一张古铜色的脸,笑起来的时候眼睛里藏着凌晨的星光,粗糙的手掌中流露出最朴实的生活气息。

骑行不紧不慢,让我得以欣赏到一树楝花,听到鸟叫、闻到满树槐花的香甜。主街两边的绿篱就像两条平行线,枝叶交织在一起,叶片油亮有光泽,在早晨的阳光下闪闪发亮。月季、玫瑰从篱笆里探出头来,花瓣柔美娇艳,香气清淡。路边的桂树、冬青、黄杨静静地站着,叶子低语交谈着,偶尔掉落几滴露水到脸上、身上。阳光穿过树叶之间的缝隙洒下来,形成斑驳的光影。草木清新的味道盖过了城市中的嘈杂声。

一路上骑行穿街走巷,仿佛沿着城市的心脉行走,可以感受到城市的呼吸。在人潮车流中寻找久违的闲适,内心感到一种自在、自得其乐。

雨中骑行别有一番风味。一手撑伞,一手握把,慢慢骑着车,心里有种淡淡的忧伤,也有种淡淡的喜悦。细雨纷纷扬扬地落下,在伞上弹跳起来,好像大自然在轻声诉说。伞下小天地被雨声所笼罩,显得格外宁静。人躲在伞里听雨、品雨,不理睬外面的喧嚣,独自享受这份难得的宁静。

古人有言,“行到水穷处,坐看云起时”,那种从容不迫、与天地同在的意境,我们难以达到,也无法深切体会。短短二十多分钟的骑行时间中,我好像成了古人的样子,由被动地赶路者变成了主动的骑手,哪怕只是一瞬。

下车锁好车之后,身上仿佛还带着风带来的凉意、光的碎片。回望来时走过的路,风景已经离我远去,但灵魂依然在这有风的路上飘荡。一路上骑着车,一路都是美丽的风景。

难忘那段走过的纯真岁月

鲍永福

1960年,我在商都县西井子农业中学读初中。那时初中只有两个班,分中一、中二,每个班50名学生。可惜的是这两个班只维持2年时间就提前毕业。有11名品学兼优的学生被分配到乡村任教,有两名同学光荣参军,其余的同学都去河北省尚义县南壕欠学开拖拉机,结业后便分道扬镳,走向各自的工作岗位。

同学,这是多么亲切而熟悉的称谓,我们曾经在一起走过2年多时间,一同飞扬青春的旋律,一同经历成长的烦恼,分手后才慢慢品味到在校的那段时间,竟然是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。

当我们走在各自的人生旅途上,整整跋涉了61年后,于2021年秋才得以在商

都县城相聚,心中不禁无限感慨,但更多的是喜悦。当年血气方刚的儒才从部队转业到石家庄定居;市、县级优秀教师月娥也已退休,赋闲在家;润林当时是班里的数学大王,后来在土牧尔台镇机械厂工作多年;玉兰与丈夫从事煤炭生意,收获颇丰,现定居集宁;班花玉梅因病过早离世,给同学们留下几多遗憾;桂兰刚过花甲之年就撒手人寰,令人无限悲痛;爱花飘落在化德县一个小山村,去年我们专程去看望,她腿脚不利,已挂上了拐杖……仔细端详当年帅气的男同学,大都经历了太多的沧桑,脸上满是岁月的痕迹。再看几位当时漂亮的女同学,眼袋明显了,脸上出现了不少皱纹。大家共同感慨说:

“我们已经老了!”

我们中一班的班主任是史志安老师,他刚从张北师范毕业就担任我们的班主任。史老师性格和善,学识渊博,工作认真,关心学生。课堂上是严师,下课后便与我们称兄道弟。他的文学功底很深,教语文由浅入深,环环紧扣,引人入胜。曾记得在老师的引荐下,我们中一班还成立了文学创作小组,并且都起了笔名,我是春光,宏鸣是鸣光,巩毅是毅光,秦瑞是曙光等。我们这个小组当时很出名,除办校外刊,还负责学校板报编辑。我的处女作、短篇小说《在结婚的日子里》就发表在当时的《张家口日报》副刊上(当时商都县属河北省管辖),引起全校师生关注。曾记得,我们初

中班当时还组建了篮球队,在体育老师郝振玉的指导下,球技了得,在学校赛事中连获冠军。

时间像白驹过隙,弹指一挥间,时光让我们褪去了青涩的模样,皱纹像蚯蚓般爬上了每个人的额头,但我们已经成熟了,我们走过了人生的大半截路。生活就是舞台,原来沉默的同学变得开朗了,以前活泼的同学变得寡言少语了,这都是因为经历过许多人和事之后,大家都在发生不同的变化,但永远不变的是那段同学情谊。

日常生活中,无论何时,只要想起同学,心里总是有着最温馨、最难忘的记忆。岁月的风雨虽然暗淡了曾经的痕迹,却永远抹不去我们逝去的青春记忆。因为同学

间没有名利的杂质,没有物欲的洪流,没有尔虞我诈的心理,友情像玉壶冰心,似银色月光,让你心底透明,长存温馨。这是因为,我们曾经共同在知识的海洋里徜徉、成长,我们曾经共同在象牙塔里展示青春模样,共同在两年宝贵的时光中度过美好日月。

是的,从年龄上看,现在我们老了,但我们的心永远年轻,不时还会想起当初的梦想;当年的豪言壮语,一句句曾经震撼的心声;一个个曾经年轻的身影,似乎还在校园里回荡。纯真的年代,青春的记忆,不论何时想起,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。因为不管怎样,都是我们的曾经,都是我们经历过的纯真岁月。